弓第八十三
滄浪詩話 嚴羽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
石林詩話 葉夢得
烏臺詩案 別九葛

宋 嚴羽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

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

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眞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眞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平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驁愈

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優游玩味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其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曰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詮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

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以其作者之意不在此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

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竊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當以盛唐爲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

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周而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稽阮諸公之詩晉年號左思潘岳二陸諸公之詩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元祐體蘇黃陳諸公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元祐體山谷爲江西宗派體以人而論之宗盛唐體景云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唐初猶襲梁體一也唐初體唐初猶襲隋之體大曆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元祐體蘇黃陳諸公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武也曹劉體子建公幹也陶體淵明也謝體靈運也徐庾體徐陵庾信也沈宋體佺期之問也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高常侍適也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 岑參也 王右丞體 王維 韋蘇州體 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 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調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體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荊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之上而與唐人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似之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為選體非也 柏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柏梁體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 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 韓偓之詩皆裙裙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尚或不一 大槩不出此耳 有古詩 有近體 即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有半五六言 晉傳玄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无言不足爲法故不列於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樂府幾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詩多如此者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有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有一句之歌漢書抱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謡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謡青白馬黄楊來者一句也有二號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歌行以歌名者行不可枚述有樂府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采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可被於絃歌通樂府俱稱樂體兼統衆名也有楚詞屈原以下倣楚詞作者皆謂之楚詞有琴操古有水仙操幸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有謡沈炯有獨酌謡王昌齡有箜篌謡也有吟古詞有龍頭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曰詞選樂府有木蘭詞曰引古出曲霹靂引走馬引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鶏鳴詠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棲曲飛龍引曰詠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曰唱魏武帝有氣出唱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曰篇選有漢武秋風詞曰長調曰短調有四聲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辯作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又有以嘆名者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如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以悲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王階怨以思名者大白有靜夜思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詩是也有全篇

字皆平聲者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
又有一句一字皆平聲者 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
皆仄聲者 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
者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者 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爲法 謝列於此以備其體耳 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 有轆轤韻者 雙入 有進有退 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 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 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 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則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 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詩韻者 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七許韻者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 凡雜用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窮奇

故旁入他韻非也 此乃用古韻耳 於集韻自見之 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 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 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 古採蓮曲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 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少陵多此體不可槩舉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軸轤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人句皆無對偶 有後章接前章者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 如少陵嗣女峰娟妙聊君宅有無曲徙倚悠悠惜夢盡失歡猶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

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
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　如押七之韻可借入微或十二齊韻是也　有協韻　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　益選詩多如此　有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有領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　結句也　有十字句　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有十字對　劉眘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聽北望鄉關淚滿巾南飛一雁向誰去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　鄭都官昔年共照

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愛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　孟浩然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好雅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楓雲獨鳥時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論雜體則有風人　上句述其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續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　蒙玷　古樂府蒙茸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僊辭隱語也　五雜俎　見樂府　兩頭纖纖　亦見樂府　盤中　玉臺集有此作寫之盤中實酒之妻纖屈曲成文也　廻文　起於竇滔之妻纖錦以寄其夫也　反覆　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　本公詩格有此二十一字詩　離合　字相拆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

雖不關詩之重輕其體製亦古

建除體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益俚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

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法也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厨禁臠最爲詭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須是本色須是當行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脫洒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珠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詩難處在結裏譬如奮刀須用北人結裏若南人便非本色須參活句勿參死句詞氣可頡頏不可垂戾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

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纍牘肆筆而成既識差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　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辯家數如辯蒼白方可言詩荆公章先體製而評文後文之工拙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辯則眞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

言諸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妙興趣超玅言有盡而意無窮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

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斗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遠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亦是散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遠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馬戴在晚唐諸

人之上劉滄呂温亦勝諸人李瀕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

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鳥遍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蠢吟草間耳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玉川之惟長吉之現詭天地

問自欠此體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第當
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
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
郢左娵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
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沸浹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
如優伶搥鼓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
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韓退之琴
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繹鮫然之詩在

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
江無本齊巳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
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　擬
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
左思似左思擬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
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
至於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
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
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陵本朝諸賢乃以此

而閙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澁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諭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視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意特如園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復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二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厨禁臠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邪詩話謂東坡兩耳韻

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
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鄉
與君共翱翔元后恙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
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篤策運惟
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
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
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聖君正
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
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孺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遵
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劉公
幹云勗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
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徵云
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
位期人者此達夫倜然漏逗處也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
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眼秋共被攜手日同

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遯齋閒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辯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若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　古詞之可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　唧何切切又作歷歷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考妄爲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姬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遥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遥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岡壠古冶子斮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是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蓬蓽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爾　文苑英華有太白伐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夫石一首冬日歸蒼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

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皇池美爾璀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徵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衔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　邶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次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寓身筋勞詩書遂本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潭臺閩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牧以

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
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僞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
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今舉一端將不辨
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註云景差蘭亭在望千峰
楚岫碧萬水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
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
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
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僞
半真尤爲敝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

耳 崔瀲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泰川已下
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
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爲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
耽酒之詩荊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
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荊公爲是 太白詩
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舉參之詩誤入太白塞
上曲駟馬新誇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
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
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

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

人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博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與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携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對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閭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鴂笑倚

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秦嫗牡丹花下鈎簾畔獨倚闌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幛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身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雲拔宝寃泣黑地潛驚鬼愁愁但可與師巫念誦耳

予嘗見方子遍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汀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縡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方爲渾然不知誠者以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猶茂陵爲何如

珊瑚鈎詩話卷一

宋 張表臣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顔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羲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楊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篇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

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蓬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其陳言多出新意至于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藉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僞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于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于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于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子瞻卓絕近于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奏差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嗜嚄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

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
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
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
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鄀故
黃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
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
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
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
鄀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
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
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
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于初而使敬業餐憤僞周
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于其
子不能獻之于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用
而仲弟平甫議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
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憶是非非非是非人各

有心不可華而化耶安得稚卞二家世傳忠誠者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象形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秦
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箸篆
吏程邈刪作新書法務徑保是名隸書後漢王次仲
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汪
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有繆
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
薤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泠之陂植薤而食清
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
史佚作所寫赤雀丹烏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
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
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刱取草木
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于隸法漢靈
帝施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作之用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羊
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鳥
鳥之書子疑鳥書自謂雀烏之祥專作禽鳥之象

別有蟲篆如孫膴斬鹿淌于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揩之今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如郎中安丘人能詩于寶元康定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叔書云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篆力使之淩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尋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之世抱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騶加爨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荅嗟嘆美如恐不及至于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矣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穿久藏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

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
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
丞相後我任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
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恥留得一錢看嗟其窮巷
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靨舞
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
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
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鳳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
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
與契雖乏諫諍恣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
君也對食不能飧我心殊未諳人生無家別何以
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殊
姐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
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皆
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于上有
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游
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聞弟一義回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

名家兒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摹擬
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蓋出于離騷而最
无咎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水砥水諸
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入兮春復秋
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
風飄帷兮雨霑儿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鄉
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
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

文中豈復可辨耶

慶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
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作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
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于詞必
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
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
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子
京堂姦臣贊云三宰嘯政庸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
鬼質敗謀與元燮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宗之文皆宗

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一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
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予題詩于後中有云已乘雲氣騎鳳
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嘗親虎頭摩詰俱
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風倫以道歎曰
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曹仁熙畫
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詠高不可及
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生齋沂波濤不
合來翻屋鮫鰐何須欲噬人湯湯此水勢方割陽侯
鬻怒馮夷搏鼉擲鯨呿海岳驚霧塞雲埃光景薄開
元將軍愛驊騮拳奇滅没臨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
寫此尚可銷人憂未有乃孫畫乃水浦客見之心欲
死雷奔電擊走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
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
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
定畏湖湍欲覓平波泛家宅比身端的老江湖雨笠
煙蓑是所圖他年但飽楊州米今日寧論黻杜珠以

道攬之云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
愛可畏亦可駭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崔
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
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
崑體非不佳也而斧斤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淡奇壯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怪
盧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

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徃徃相雜矣瑕
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瓊盃玉笋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于漢魏之前而衰于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
王揚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請
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
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駛陰解日光穿漏又云

牡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穢玉
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卽事又云牲肥酒
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悅惚畢出蜿蜿蜒蜒來饗其
食又云祥颸送飄旗纛旄麾飛揚睯霅窈龜長魚
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
物爲心胸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
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
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怒視法庾士欲開
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奸
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
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鳴也不可以柱車馬也
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
愚不諧其須有衙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
斯文中之虎耶晁無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
誌亦無蓋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章隸則元和
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愁鬱然煩
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貧賤耳貴藍田之璞以

爲堤東家尚爾而況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沒身
蓀葩以爲（辭今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
今則吾不既以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
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煩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
詠惟謫僊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
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
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

數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僊伯已淪
波奈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脉鳳凰臺上獨
來過

雎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
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
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荊公黃豫章爲警策王詩
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恥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
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予官
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無瑕雙白璧

有罹五藝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
[illegible]大　　蓋當是時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
又紀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
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媿前人一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
石頭當時號爲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
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
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
云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
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
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使
然歟
觀察徃來置郵筒倡和
愛矜誇耶安知後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
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
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儇鶻到京華
作今隣壑堪惆悵六峯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澗上

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駐車
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今生
勇且剛垂老畏而愼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
而女第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詣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亦作詩求之云
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間
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
厮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暇頭氣日氣
寺亦和之云暫隱嵩高高六六峯未乘雲氣勿采能仙

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亭陶稼穡
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颯颯禾黍
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
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數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
說公應使簡要道通河必樹離挿棘蓋謂此也大抵
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疎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

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道朱門對掩關夜
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
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予
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
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非謫乃其游揮斥八荒
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
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鉤詩話卷二

劉仲原得銅斛一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
二云廿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
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
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
飲一石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
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
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子子干旟在浚之

素絲組之凡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旗太守
漢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
漢官儀注法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郤之
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
以此語招覆閉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鼓
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
曰未有刀機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機則不托矣出
齊翁資暇集

伏酒痛醪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于漢
波

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
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俞
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持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
吾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

端午在上鍾詼在下絲以趕之樂乃作亦唐以來之
非古所謂合止祝敔也

寒食之名起于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
其本也端五之號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風俗昔
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綵粔籹投而弔
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爽基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于黃
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
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樗蒱
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
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鑾
金勒星綴雾鬃髾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
杜詩云圉圉雄駒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
兒分曹鬬鷄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舞
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
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

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兗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予去者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因徒甚衆既而復出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于街東民居若茶肆者覩喬史十輩內一人乃姑夫惠澤字慎微亟下馬揖之渠已蔵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茹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至何事曰戶案還知其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他日當來作監河侯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焉至城北障一池殿然悟汗出徧體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于世而將官于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

象非爆逆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
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
千區福州千八百區杭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
民竊藉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
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鬬殴爭訟公然爲之
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于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于傳舍由題詩云青山白
髮痴參軍旋糴黃粱量酒鐏但得有錢那客醉也應

騎馬傍人問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
貳卿近時韓駒待至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貴近間
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
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　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
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
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
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薄祕書
以葦牋副之隹什屬辭近右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

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
樂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
淵聖手詔杳至日金人分兩道深入必
提所部兵前來捍 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
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曰出大于
四日遇敵于杞力戰敗績子傷之以詩曰是
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
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于
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
乃死死豈日復蘇索筆題詩曰 柳陂中遇
戰功兵交千騎突 一川紅 氏皆豚犬
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味其言
葛從周王彥章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猶在
陳無已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
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
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
詩叙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閭中秉燭致

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玆非力格之妙矛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博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于道玆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藥上蜂翻功在二上字玆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毛隨意數花蕊命意何異予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踏雪泥白鳥

孤沒作語何異玆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挈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雋人淚臉波黛頂金蟇落莫花思家惡綠鴨頭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大夫見之曰是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云作之智來治玆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阡陌蕭然謝其里人曰君有德于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

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況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
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
於金石未刻也無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
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姬可
否荅姊妹之夫曰姬也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
也邯疑懼庖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
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
珍寶至汴或云入禽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鎖乎
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瓜擊而
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價甚售以
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
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人載
鎚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
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悵恨
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
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傳虎

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
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真
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者網而
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徹
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
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已盡定飛去雷
電歘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畏之西犯邊每戰
還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生獠王如周

曰依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射曰常見青龍宛
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爲神助將軍也乃知劍
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困着弩
邊忽窣驚起擊而發之遂中酋軍退于曾戲作詩
曰床弩天誅韓閩覽劍鋒神助宋將軍
韓嫣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
曰家饑寒逐彈九荊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
載蓄寶劍水斷蛟龍他日截飯喊而食劍乃祖頓西
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子曾戲題曰射

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剡棗
斷蛟干越豈封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
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歎
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泌江攝
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趨近作小詞於壁間
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欵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
煙樹敘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何
何處落梅鳴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朋
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閭魂欲斷酒初醒獨下
危梯去其僧頑俗且瞶悵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
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昔
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
題謾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勤
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鏹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
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
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

鳴玉佩如今不得待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
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
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
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石
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子
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
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許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
謂簡而當矣晁无咎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下
得出門策駕駑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矣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文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渭且徘徊而不忍別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予曰是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鍾

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曰周滿瑤池降王母
眞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霑衣識舊君
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
引莫知所從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于祿仕者
及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
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

朱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尊嗜且欲尋諸孫解曰尊尊嗜
嗜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
如我同姓嘗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
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
不爲盤餐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
姓古所敦解曰嘗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
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不芘其根本則
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飲中八僊歌云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舡自稱臣是酒中僊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
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
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何穿
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
激越稍林莽子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
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雕賦
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
不蓋體常寄食于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所謂士
能而不用國之恥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
傷悴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
戚不能致其力閭長歌之哀所以涕洟也耶又曰短
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子曰猶足以消英
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皐封于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
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迨
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肄業有

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不能世也

蓋巖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彙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巖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困蓋奮戟朴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迨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顧逗遛遂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而使已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于邑邑白大府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巖僕隷也今之爲僕者或聚千指緩急鮮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隷而其爲凜然適于義彼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于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于已況能死忠以自見乎然則巖非特異于童僕也因傳其事以

爲世有貴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于讀元升書
蓋巖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邪
惜乎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爾巖之忠勇終不
聞三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
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異寶樂工不
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于凝碧池樂作梨園
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郡逆露亦脇之而悲不已
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于庭開元五

真不傷痛時王維被拘于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
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宮裏凝碧池
頭奏管絃他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于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
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
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蒲眼淚不共楚王語
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發于言者不同矣

春田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
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

七客止端雅文辭清麗嘗幕閩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劾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渥今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枝于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眞鎭潞州軍資匱之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于毬場焚身其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

夜香燈梵唄公亦別僧視完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捧入擅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聯袂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參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處于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卽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

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于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已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得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于尤公王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云上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聞庾致白璧以謝項優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誅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學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自然其文成白鴿子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舡出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入紫槽

朱鸞飛去唳青霄江邊塞上情何恨瀛府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僊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滿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懃二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氣清洌名曰碧筩酒子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釀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在書爲沉湎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頹然無思以天

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全予也多矣獨以麴孽全之于是徵其具悉爲之詠以繼東皐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篇酒床酒壚酒機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洼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親徐盜甕間而臥者將實舟中而浮者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極皆傳于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憬然歎曰子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異于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吭藉陶潛詩然後知彼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中古之時未知麴蘗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酣酌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僊酈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

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
物翰林詩曰鸕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
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
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寘之座中也韓奕詩云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使提挈故陶令掛之于車上
呂公負之于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絲
衣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
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以五斗解醒快飲痛醉則
用之盞觚角之出類者耳注云觚受二升解三升又
四升散五升而觚七升又兕角爲之形體特異于是
更作酒后酒僊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
酒盆酒壺酒觚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
終始相成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环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
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
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騈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
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

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　泠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日膚愉吳都妹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呼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窗白帝城於兎侵客恨粃粻作人情厄卜傳人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葉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酬捉詹卸呼田欵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

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騁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詠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奠慮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四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之教行于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誥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枌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

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候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揷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于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直罷止建康一日謁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青貴俱在坐顧不肖而謂諸人曰茲人文學該贍尤長于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詹然荅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為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洞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能詩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

時歐陽公王荊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庵客爲之憮然

宋 葉夢得

翟清獻公以清德伏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淮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

不再來者自紀其實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
與王荊公素厚荊公
然意終不能平也元
酒雖坐他累議者或
元祐初起知兗州淳
言動相國大笑絕勉
儒李稷下衡益盡南
有續謝師厚善謔譯
益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罷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
請于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
官帶館職自君玉始寘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
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
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客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
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
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
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

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于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于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購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班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于海勿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潴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歌詠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樂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

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鷺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而字字細玫之若經鑿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當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並

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詩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拥虬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項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

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義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標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逈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

學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于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難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徃來舊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水爲永濠之畧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再

其西廣于東增棺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門狹
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
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
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濶西邊終易
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
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
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
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水便生烟尤風流有味
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渭河
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
公爲守得之買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
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
林渭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歿
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
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全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

杜正獻公自少清慤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

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于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出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　人來議地界聯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于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

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于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鞿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益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温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西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宣頌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矚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垂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益未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藏爲集序所謂温厚靜深如

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情愔人不寐臥聽馬齕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于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甥于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于槽水與草齟齬于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

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題輕可恐風敲竹飲散那看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點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嘗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良

[illegible]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于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王維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荊公新秋浦漵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

青與蘇子瞻泥泥燼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
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
閉戸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荅下有始
始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蕙豈無羅帶水
割愁還有劍鉏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于拙
也然繫蕙羅帶割愁劍鉏之語大是險譁亦何可屢
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荅常使人以意
逆志初不以序事傾荅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
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
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
聽聲耳其病荅傷于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
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
可爲不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眞蹟藏李邦直家唐蓀本世傳爲摩詰
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
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人靖國元年韓師

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
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尚
遼明則死久矣故經筵設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散
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
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
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曉涉風波路更
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孤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
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
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錄諸公

詩續之每出輒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
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不
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邦翼登作漁人
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
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
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叢有激而云豈此景無
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紹出流
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

小亭催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
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
余嘗于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
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
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
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
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在之家池中
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者
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叩
事雖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
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
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用甲子相對者云
風捲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
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
爲之題者此蔽于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
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强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

明集本蓋子瞻所聞者時有改定字未手題兩聯云
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穆生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為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于必用矣王荊公作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謂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水氷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壽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聾酒一

杯憒亂玉堂將欲徧俵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

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濤姓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為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楠行同意枯楩比民之殘困則其當為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楩比民之殘困則其

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猶舍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
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
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俾之不得志者自漢
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
語言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
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嗟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
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嗟爲嗟古
今語言固有各于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自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
非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
語故孫楚亦云爾
項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園橘柚秋色老梧桐張
文潛斜日兩竿眠猶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爲
莫能及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
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
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

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
白媲樵蘇則爲惬瓜李斯可畏不顧禁宦尊每陳農
訟利家林顧巖嶼貢郭躬歛積息滿籠生嫌養蒙恬
勝智疎鐘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
無累頻衍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而不疑支離疎
世事則德輿已喜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
遺縕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
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作製也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彦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
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彦
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
雖是着題然語皆敢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
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
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
瞻詩有買牛但自損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
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

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雀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
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
巳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
爲何物亦是歎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
不可盡舉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子瞻木柹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
出木柹蜀木之思此趣程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
葬山士禪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

龜趺出木柹何足怪哉

李鷹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
知舉鷹適就試意在必得鷹以觀多士及攷章援程
文大喜以爲鷹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帳然出院以
詩送鷹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盍道其本意鷹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
書責子瞻不鷹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
孔宗翰知楊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

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議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徃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逢山今日詮填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思高閣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

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施張呂公饑釣闔口潤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圖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志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能可忘玫璇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接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施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下四章須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

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華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
云膺門早歲預登龍會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頓
貢禹毋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予容荅子有末
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
事又三年華老既相而龍子容始踐其位云

干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
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轉又濃綠
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嶽非無力潤
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及事後爲郡牧却
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書
深婉不逾之趣乃知文字雖工　定限然亦必視
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鸝直自
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舉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
云張侯海内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
平尚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已死既不爲時論所
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塲屋能作賦畧與鄭毅夫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牽復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自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有人不用事有超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

蘇子瞻石建力欣洗踰厠姜龐不解歎踰城據法直啜羹不如放麋藥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兒韓非子蓋貪于得韻亦不暇省爾

踰厠本作廁踰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頓倒用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當置一絕句于驛亭曰泌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爲公爲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關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偪蹙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辨耳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則河北大名定武真定高陽爲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魏公自鄆

州徙鎮各大興方畧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承眷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鷺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爲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枝牽在庭下告公請蘭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調之馬第久不騎騎耳卽超捉其驟一躍而上不出街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卽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

俏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
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于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
第十三尊畧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
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籥雲穿仗下佛花吹雨陌天流
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
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蓮百餘舟私
盜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匆匆載十許尊獻之
詔因賜于相國寺當時謂之押載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于對偶嘗云漢人語止可
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
將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
用之不覺拘窘甲乙凡如周顒宅在阿蒭若婁約身隨
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
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日
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巳後一詩云百

尺竿頭褰裳身足騰踉掛駭傍人糞德輿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曾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
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
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
言未識眞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
區區老此身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至
老不衰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
王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天錫到闕
會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郤因擊登聞鼓院徼景
修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
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郎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一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今
中書藉記姓名比景修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命矣
大觀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
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修嘗以詩寄
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僊處間
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僊想見

謝靈運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須髮而今也三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荊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于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宮於仗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啁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畧云先公平日未嘗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其雖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

云黃葉西陂水沒流蓮蒲風急雁行斜晚色
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
云吳縣寇王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
大夫云寇名國寶荔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今
與國寶勝下未嘗往來亦證不省其爲人已而數往
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已學
爲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
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帶國子京

多補外嘉祐末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于京四
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蒙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
不樂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前
管閑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璧水遥迎仗
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閗然觀爲人喜做諱
然此句實迫於趣韻未必有意也

高麗自太宗後父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
宗以張誠一館件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吳

爲隣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嘗謂華屋
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
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
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霄漏滴殘余大
觀間館伴麗人常見誦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
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親殿試
放牓及上池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余撫之
既厚每相感餞行至古雲館而別其副韓敬如馬上
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其家世傳以
爲寶今以爲獻且于笏上自書一詩相示云泣涕沉
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
思人見物時余以麗使故事無解挽例力辭之其詞
雖樸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
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倒赤烏年數聯僅
見文字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已之徙其詩雖存
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
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

得之氣徃徃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飛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嘗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徃徃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畧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發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太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強補湊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鎌於神志之間斬輪於甘苦之外也

如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
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
撤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
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隹句王荆公晚
邊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數字
作赴字刪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著赴
誰不能到次道以爲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藏
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鄉
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泰山臺前
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
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
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
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陽友接英彭族更欲羣士
爲葢自少已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各自有居
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
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

左掖門之前幷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
尚書省廻當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收
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
樞光直在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紫
門當禁未綦爵公罷相始賜第于梁門外大觀初再
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秦相達
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譽公例皆于私第治
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揩剔以置局焉
元豐本意稍異也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
所至翛然而工于作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
來尤愛重之每見于詩所謂公詩何以解憂初日
芙渠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
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
之句尤爲荊公所賞丞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詩
追摹莫太高秀老卒于元祐初惜時無賞明之者不
得與林和靖一流祭見于隱逸其弟濬字清逸亦不
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嘗作

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浮靡刻意
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
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講藏士衒
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壑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
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時傳
遂閧閧然以爲主司眺于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
五星白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
不復取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
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牓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
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
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過重陽忠憲置酒
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
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
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晚年詩
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姚讀易詩
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姚而不迫哀

而不傷厥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

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詳家猶畜

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鰣魚知

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

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爲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僊府與三上者聯書名傍有

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

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綸先已在院一

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

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

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

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

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

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

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

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玉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

姓道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洽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

金梭體矣七言難于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美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于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吾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拾得業孔顏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詆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强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陛下宰相荅拜於阼階上時王禹

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郎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名分于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興侍講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

呢喃鶯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卽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士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事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唐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驚嶺夢岩曉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鄰浙

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嫉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衣之而爲陳戒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是錄于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之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其雲出不正中北子與江淹雜之是也梁子云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白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不分有補于一者淵明正以脫畧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荃櫟之陋也

江掩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以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輩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託之者耳一稽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至悠增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士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人宗室有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然稱院藉以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藉雖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于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讐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之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不人不此而進表一篇乃不所作以恐至此亦何所未可爲之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褌中而委折於司馬氏獨非褌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貪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淡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爲稽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眞在于酒
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于醉可以粗遠世故葢
日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于劉呂未
判之際日飲美酒戲婦人是豈眞好飲耶曹參雖與
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
一術不然如孰通輩無事而游說者且將日走其門
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
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
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則
飲醉者未必眞醉也後世不知此遂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于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
芙渠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
芙渠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于造
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難
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筒
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
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

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容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謔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荊公遊甚欵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子聚星堂舉此令徃徃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

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寂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編帶銀杯之句杜子美賠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遮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
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閒
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
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得
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滯筆鋒
其意氣所懷固已見于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其
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
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
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
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物
人到少筑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
友牓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
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
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凡同在

則仁格所不及也

山村絕句

宋 刖九萬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此詩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劒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議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

老翁七十白腰鐮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
味遲來三月食無鹽

此詩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
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
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
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

贈孫莘老

差會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
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
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其是時約孫覺
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
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

又

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衙艫作堤捍水非吾
事閑送苕溪入太湖

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

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議
水利之不便也

秋日牡丹

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羊新
色不放閑花得少休

杭州一僧寺内秋日開牡丹花數朱陳襄作絕句
某和之此時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
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
閑也

寄子由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
去使君何日換龔丞

某初到杭州寄弟轍詩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
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
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也

和劉敬韻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
鄧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鼕守向

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隣

熙寧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與某尋和之此詩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

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

花香襲杖履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

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傾洛社

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

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此詩

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舍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賒

撫掌笑先生年來學喑啞

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以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送劉攽通判泰州

君不見阮嗣宗癲否不甘口莫誇舌在牙齒牢
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上海邊無
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蕭蕭
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願得身應白髮龍花開不
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癲否不甘口莫誇舌
商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莫
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識新法苛便不
直言也
留題風水洞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修江
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
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若水
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聲洗溜浮梅蕚知君
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遲遲秉燭歸何暇世上
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在
熙寧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游杭州風水洞節
留題詩末句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

有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慾進也

送李清臣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
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空有百
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某于仁宗朝曾進論
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
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
意欲李清臣于國史中載所進論

御史獄中遣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干身百年未滿先償
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
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
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